



名家

MING JIA

听山

◎徐伊丽



徐伊丽：上世纪

70年代末生于湖北武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签约作家，省“百青”作家，陕西作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作协副总编，陕西先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各类作品八百余万字，以考古历史散文和影视剧为主，影视剧在全国多家电台、网络平台乃至世界多国电影院播出。

蝉鸣的季节格外繁忙。人总是和蝉一样应景地热闹。天像破了的布口袋，哗啦一下就倒下来无数的杂乱；噪音从四面八方裹挟而来，日夜不停地闹腾。人也像被抽了骨头瘫软下来，顿感身体就是个火山，一触即炸。再看景，没有一个浑全，也就看不出美来。每



她是一位教师，指导的学生作品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自己的论文也在全国中小学论文(课件)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她是一位作家，作品常见于《中国家庭报》《教师报》《参花》等报刊，还出版了散文集《快乐是简单的》。在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她任劳任怨，不求回报。她以一颗平常心却纯粹的文学心，默默地写出一个真诚的自己，感动并激励着周围的人——她就是太白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江丽。

学习进修的意外收获

1996年7月，师范学院毕业的张江丽刚刚二十岁，她回到了家乡太白，在桃川镇灵丹庙中心小学当起了一名语文教师。在同事们看来，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很爱学习，爱上

每这时，太白山下就有朋友召唤：“山里清凉，来避暑吧！”我爱山，但不拘泥于某一座山，而是爱所有的山。太白山是因为有诗仙的名号，也应景文化人，所以格外偏爱一些。最先爱山倒不是因为太白山，而是源于对母亲的爱——我是武汉人，又常年生活在西安，而母亲常年生活在重庆，无论是从武汉到重庆还是从西安到重庆，都是要穿过重重叠叠的山。大别山，秦岭，巴山，山的尽头就是母亲。因此我对山也如同对母亲一般敬爱。有心事的季节我总是想念大山，好事、坏事都想跟大山分享。想徜徉在她的怀里撒个娇，做一个绿色的公主梦，睡个安稳觉。甚至是幻想着在淡淡的山岚中神游，或许遇到太白先生，或许遇到某个得道的仙客，或许遇到知音，或许遇到山妖或者野人也是不错的。只要融入山中，那一刻心才是踏实的、乖静的、充实的、阳光的。山听我说话，我听山心声，和山在一起永不疲倦。

记得上次听山大约在冬季，那天窗外大雪纷飞，山披着娥娥白纱，素装粉黛，像个活泼的少女羞答答地对话外面的世界，又像个久经风霜的老妪，将一切苦难收藏于心，积蓄着毕生的力量，只待到雪花时又还给子孙一个希望的春天。于是，在漫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是生活在城里还是山里，只要内心向着绿，整个世界就是绿的。

四时的山会有四时的姿态，或儒雅、或沉稳、或调皮、或跋扈，面对豁达而真实的山川美景总有着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情感，遥远的是山的心思，亲切的是我的向往。

选择在夜色到来之前抵达山边，这样就不会错过整夜的景。夜晚太阳收起锋芒，巧妙地把山的妩媚突出，把粗陋隐藏，山就不是山了，是一幅万笔写不尽的华章。人在山中抒情，也就有了灵气和仙气，纵使你有千般愁万般恨，在山面前，你会顿时超然。

太白山是国家5A级景区，进山自然也就不是林间小路，但丝毫不影响你对山的向往。越是临近山，越是错落有致片片丛林丰满，大大小小盘根错节紧密相连的树木像行军的队伍，忽而整齐，忽而神秘。绿从不吝啬，荫荫袅袅，生机勃勃，播散着独有的体味和芳香。

我是在黑夜来临之前到达山边的，因为我坚信白天的山是沉睡的，麻木在聒噪中。夜间的山是灵动的，那一刻才是她的世界。

时隔半载，再见太白山时依旧有着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傍晚前刚下过一场暴雨，像是为我洗尘，恰巧遇到银河发放福利，星星撒了一地，许多落在山里，于是漫山都是圣诞树，亮晶晶的，格外喜庆。雨后的山愈发灵动，风不再夹裹着世俗的艳媚，漫山飘游，应着笔墨，悠悠的风追逐着灿灿的山，这不是我儿时的模样么！

只感叹如今物是人非，山是焕然一新了，人还是那个混沌不明的人，几时能像山一样活出通透来呢！

我躺在温泉浴缸里，聆听着山之心语。我坚信白天的山是聒噪的，那是外界附加给她的霓虹彩衣。我相信她跟我一样是想清静，的山月也懂人间事，乃感慰苍生。白天的山只能在聒噪中麻木地睡去，她也坚信“我们若改变不了世界，

就先改变自己吧！”

我和山的交流是从黑夜开始的。

浮光随日度，漾影逐波深。山是最能让你现出原形的地方，只有在山的面前，你才能知道自己多么渺小。山穿着绿装，允许人们进入她的内心，但人心却深不可测。现在的科学能在一秒之内准确地测算出星空的轨迹，却测不出同床共枕的夫妻彼此的思想；计算机一秒能计算出几百万亿次，却算不出父子之间的距离。

山比人睿智，她懂得每一个人的心思，夜郎自大的人像小丑一般诉说着自己的强悍，也不过是一只蚂蚱，却以为撑起的是整个天。

山是包容的，她从不会因为你富甲一方金缕玉衣而巴结你，也不会因为你贫穷饥饿一丝不挂而鄙视你，再小的山也可以做人的靠山，再伟大的人也只是山的陪衬。有心事可以跟山诉说，所以山有博爱。山能给予你所需的一切，你却给予不了山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眼前的山划过一抹绿黛，变得更俏气了，蝉儿和鸟儿从春到秋不曾间断的山歌赛在夜幕中暂时告一段落，山腰一团云傍山而过，山就被激活了，桦树说咧咧，鸣虫说吱吱，兽儿说呜呜，偶尔掺杂远处狗的辩论，夜也就丰富了。星星都悄悄地被召回天庭，于是天更蓝、星更亮、山更妖、人更痴，整个世界变成了大学的礼堂，各类智慧在这里碰撞，激发、传播、收藏。山就是老叟学者，笑而不语，不时捋着胡须微微颌之……

我眨巴着眼睛看着星星，她也眨巴着眼睛看着我，我相

信她跟我一样此刻是默契的。两颗孤独的心天地呼应，突然也就不孤独了。

悠悠地看着山，山月与共照浮沉，几分缠绵，几分惆怅，几分心碎，几分喟叹！我在月下与山舞，山在空中与我鸣。掬一把夏歌，把山装成一首诗，照亮了整个世界，洗净尘世万千尘埃。

山之语简洁明了，却让人回味无穷；人之语烦琐浮华，却似鸿毛入隙，江风点水，不留踪迹。我们和山亦师亦友，又非师非友，因为我们和山不在一个境界！每次听山都是羞愧的、敬畏的，深感山堆积着无限的智慧和财富，我们并不懂她，终将得不到教化。

正在凝神与山对话，几束尘世的光闪了闪，亮了起来，定睛一看，是高压塔下的装饰，破坏了风景，也破坏了心情。山养育着人，人却在山脚下、山腰、山顶都建有炫耀似的建筑，一座座高压塔杆定海神针般扎在山上，即使深夜也要给她打上灯来炫耀。原本深夜的山是处于般妩媚的，有了这些俗，山就变得不全了，就像在巴黎圣母院上挂灯笼，说不上来的别扭。我想山是痛苦的，她也反抗过、挣扎过，只是无济于事，只能悲壮地接受，她的宽容、大度，换来的是人类征服后的惬意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山以宠溺的姿态看着人，人穿着华丽的伪装对着山，丝毫不羞愧。

我想既然是山，就让它永远是山，这才符合山的身份。我们做不了自己，难道山也做不回自己吗？我们不是叶公，也没有叶公的能耐，就做回正常人吧，你给大山一粒种子，大山将还你永恒的春天。

深沉的夏

■陈强

酷热来临之后
到盛夏的喧闹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

谁都不是孤岛
无权独享如梦的繁星
那闪耀和播放的流光溢彩
最贴近大地的心脏
一整夜都是

我从来不问未来和前程

抬眼望
白驹如飞 青山苍翠
峰峦叠嶂 古道踟蹰
岩鹰在林间肆无忌惮地掠过
麋鹿悄无声息地切割
林间投射的阳光
泉水叮咚中
许多蹄痕来去蜿蜒
破晓的一切
有时候可以浓缩进露珠里
有时候集合了夏天的心思
也只是一只蝉
脉络清晰的翅膀

一直喜欢经历和见证
在你回到巨古之前
翻山越岭 一年一年
请许我忠诚的心
平凡而来，单纯而来
除了来去匆匆
那些路过的鲜花和歌唱
如此认真地对待过

我知道
不久后，比粮食更香的还有酒
不久后，还有金色的秋
真正的收获
在傍晚，蒲扇驱赶了蚊虫
带来的一丝丝清凉
茶余饭后 花前月下
人们谈论的不一定是谁的故事
但一定是日子
舒心而来的日子

和美而过
日子其实像一片片苇叶
一开始就满载着
回家的人
和早已深沉的夏

天边最美的兄弟

■尹华锋

有一群年轻的士兵来到这里，
他们肩负使命，怀揣梦想，
战斗在燃烧生命的冰天雪地——

他们站在云端俯瞰着祖国大地，
锐利的目光投射出忠诚和坚毅；
黝黑的脸庞沉着风中的沙砾，
皴裂的嘴唇流淌过寂寞的泪滴；
手中的钢枪捍卫着猎猎红旗，
胸中的呐喊震慑着覬覦的顽敌……

战斗吧，我的兄弟，
用热血淬炼出胆气；
奉献吧，我的兄弟，
让青春燃烧出绚丽！

放心吧，我的兄弟，
祖国不会忘记，
你的背后是亿万炎黄子孙，
大山般的凝聚力！

知了的夏天

■谢龙钟

知了的夏天
属于恬不为意的燥热
额头和眉宇间的汗珠
被它一声声
叫落
滚成晶莹剔透的辛酸
抹一把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在
灼热穿透的缝隙里
寻觅你嘹亮的乡音

知了的夏天
属于宁静
它在故乡如盖的阴凉下
沁一泓泉水的凉爽
这是自然之声
传递吉祥安然的天籁

知了的夏天
属于蓝天漂泊的白云
远行的人啊
如果你忘记了那首歌谣
就让夏天的知了
唱给你听

西秦诗苑

太白的山茱萸花开了

——访太白青年女作家张江丽

本报记者 王卉

进，对自己要求很高，而张江丽也的确如此。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她利用暑假时间去西安教育学院，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函授课程。教授们在讲台上孜孜不倦地讲解着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台下的她听得津津有味。文学能触动人心内最柔软的部分，从那时起，张江丽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在与教授们更深入的文学话题探讨中，她还决定写一部反映教师生活的作品。

随着网络的普及，她开始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久便有了一批粉丝追随。白天，她要给孩子们讲课，只有到了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写作，她经常一写就到了半夜，为思路不畅而煎熬，也为酣畅淋漓而激动。太白县冬天的寒冷深入骨头，屋内蜂窝煤炉发出红红的火焰，温暖而明亮。炉子旁的张江丽奋笔疾书，她将一天的感动记录下来，变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张老师日记》。就这样，她在两三年的时间内，积累了近十万字的素材。

教学之余的全心投入

2016年9月，张江丽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去

贫困地区支教。她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个决定将对她的文学之路产生巨大影响。“去高龙支教，是我主动要求的，不后悔。”每当说起这段经历，张江丽都很感慨。鸚鵡镇的高龙小学地处太白县偏远地区，虽然离县城的家仅有70公里，但往返一次却需要三四个小时，坐车很不方便，当时她孩子还小，爱人工作任务也重，家里老人因病常年需要照顾。面对这样的情形，张江丽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前往，因为她想起自己儿时求学的不易，她想让更多偏远山区的孩子受到充足的教育，她要担起一名人民教师的使命。

去高龙支教，张江丽一待就是两年，这所寄宿制学校学生不多，但在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之外，她给朝夕相处的孩子们推荐阅读书籍，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她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孩子般关爱，给他们买零食、衣服，鼓励他们树立自己的梦想。她与孩子们一起读书，分享读书感悟，这不仅令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大增，也让自己与文学更加亲密。业余时间，她除了阅读名著和名人传记外，又拿起了笔开始写作。她写高龙的青山绿水，写诗意的烂漫的红叶，写漫步雪世界的遐思……在她笔下，冬天里的“瑟瑟发抖”和夏天里无处不在的臭虫

都变得趣味盎然。写作让她忘掉了生活中的艰苦，也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教师是一个有责任和良知决定的职业，张江丽付出心血，也收获累累硕果——她的散文随笔集《快乐是简单的》终于在2019年公开出版了，书中满是她对孩子们的关爱与牵挂、对生活的一片真情。

为人着想的默默奉献

许多文友都说，张江丽就像太白的山茱萸花，春天静静开放，装扮着家乡，到了秋季，又会将满山的红色珍珠，奉献给家乡。的确，张江丽是美的使者，她总能在生活中发现美、书写美、分享美。不仅是她笔下的山水树木，还有她磊落豁达的人生境界。大家推选她担任县作协副主席，她推辞不过，开始了事无巨细的奉献“模式”。

在文学杂志《太白文艺》和网络平台《慢城文苑》的编辑工作中，她为完成文友们的愿望，从来不怕周折麻烦，多方约稿、组稿，精心编辑、美化，将县作家协会办成了太白文学爱好者的心灵家园，大家在这里提高写作水平，分享生活感悟，其乐融融。近日，太白县作协发起向

洛南灾区捐款的义举，张江丽不仅带头献出一份爱心，还主动承担起接收核对款项的工作，她一边在文苑群对捐款的文友表示感谢，一边认真地核对着连续的帖子与账款。她的手机发出阵阵急促的提示音，短短一周时间内就筹集善款8400元！她激动地表示，这是文学的力量，让大家排忧解难，心存善念。

平凡人的文学梦

